

西方学者看三星堆

[德] 罗泰

(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主编

奇 异 的 凸 目

三星堆文明丛书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丛刊之十五

巴蜀书社



古蜀的辉煌

——三星堆文化与古蜀文明的遐想

黄剑华 著

古国寻踪

——三星堆文化的兴起及其影响

江章华 李明斌 著

神秘的王国

——对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

孙华 苏荣誉 著

扶桑与若木

——日本学者对三星堆文明的新认识

[日]西江清高 主编

奇异的凸目

——西方学者看三星堆

[德] 罗泰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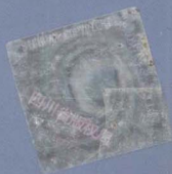
ISBN 7-80659-389-6



9 787806 593899 >

ISBN 7-80659-389-6/K · 42

定价: 26.00元



〔德〕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主编

奇异的凸目

——西方学者看三星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奇异的凸目/(德)罗泰主编. —成都:巴蜀书社,
2002.9

(三星堆文明丛书)
ISBN 7-80659-389-6

I. 奇... II. 罗... III. 巴蜀文化:考古学文化—
文集 IV. K872.7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4860 号

策 划: 段志洪
组 稿: 段志洪 何 锐
责任编辑: 何 锐

封面设计: 文小牛
责任校对: 李 嘉
印制监督: 郭明藻

本书无四川省版权防盗标识,即为盗版;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208) 86636481 86241146

奇异的凸目

(德) 罗 泰 主编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 (028) 86656816

发行科电话 (028) 8665827 8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郫县科技书刊印刷厂印刷

郫县东街三段 (028) 87864170 邮编 61173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875

字数 280 千

2003 年 9 月第一版

200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659-389-6/K·42

定价: 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第一部分 研究评述及编者观点

三星堆遗址的新认识(罗泰)	(3)
一、前 言	(3)
二、遗 址	(13)
三、祭祀坑	(20)
四、仪式背景	(34)
五、各种比较材料	(46)
六、讨 论	(70)
七、历史脉络	(72)
八、结 语	(76)

第二部分 代表性研究文章举例

一、四川广汉市三星堆的商代祭祀坑(贝格莱 1988)	
.....	(81)

二、四川境内的一座商代城址 (贝格莱 1990)	…… (95)
三、三星堆——中国西南一处新的青铜时代遗址 (葛严、林嘉琳 1990)	…………… (111)
四、长江流域的铜器与商代考古 (贝格莱 1992)	… (123)
五、对广汉埋葬坑青铜器及其他器物意义的 初步认识 (巴纳 1992)	…………… (155)
六、古老的中国——公元前 5000 年至公元 220 年 之中国的人与神 (Roger Goepper 1995)	…………… (218)
七、三星堆祭祀坑之谜 (罗森 1996)	…………… (257)
八、一切都牵涉到眼睛——三星堆文化的两组雕像 (巫鸿 1997)	…………… (290)
九、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 (杜朴 1999)	…………… (306)
 第三部分 相关问题的研究	
竹瓦街——一个考古学之谜 (罗泰)	…………… (321)
英文提要	…………… (360)
作者简介	…………… (363)
后 记	…………… (366)

第一部分

研究述评及编者观点

三星堆遗址的新认识

[德]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

一、前言

1986年晚夏，在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发掘出两个填满废弃礼仪器物的大坑（图1-1-1及图1-1-2）。此二坑出土了包括数十件过去未见的青铜雕像在内的具有异国风格的大量器物，这个新发现迅速传遍世界，引起了历史、考古学界的极大关注，“三星堆”也很快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一时之间，在中国考古学中不被重视的四川盆地，受到专家及公众的普遍关注，并将其当作区域特色明显的重要青铜文化中心来认识。

两篇关于三星堆坑（此后被称为一号坑及二号坑）的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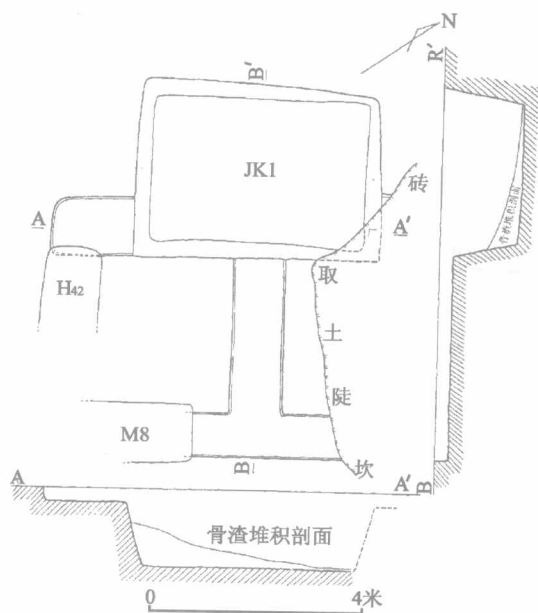


图 1-1-1 三星堆一号器物坑

简报发表在《文物》杂志上^①。这两篇简报衍生出其后数以百计的文章^②。这些文章最主要是由四川及中国其他地方的学者所写成；除此之外，少数日本及西方的学者也发表了他们对于三星堆的意见。除期刊上的论文之外，三星堆两个坑中出土的器物还在中国及台湾地区、日本、欧洲及美国等地展出，其中部分器物也在展览主办者出版的图录中被提出讨论^③。

这些学者们大部分尝试去论证这两个坑的性质、建立器物及坑本身的年代、解释青铜雕像及其他坑中器物的图像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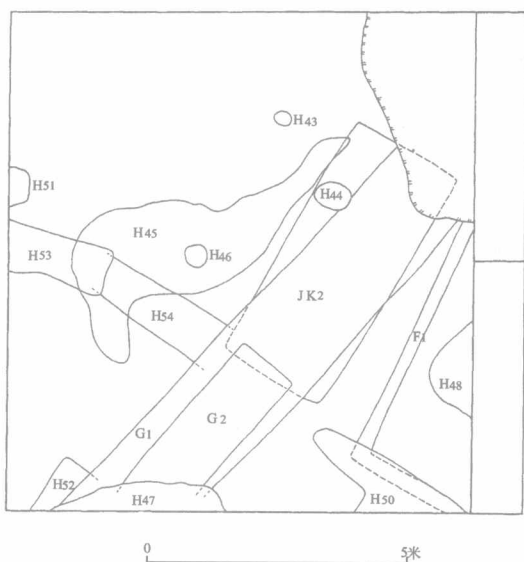


图 1-1-2 三星堆二号器物坑

联结三星堆出土器物与有关广汉地区半神话早期历史的文献资料以及争论三星堆与中国其他区域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些议题在学术上的讨论非常活跃，并提出了许多的学术观点。然而，读者必须谨记在心的是，目前为止这些发表的大量文章都是基于两篇发掘简报，并以之做为惟一的考古学信息来源。

当《三星堆祭祀坑》一书于 199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50 周年之际出版时，不管是发掘简报或是基于其上的学术研究，相比之下就显得有些过时^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在这本杰出的报告里描述了发掘的经过，详尽地列出并描绘所有的出土文物及提供多维的测量数据和分析，提供了我们对

这些重要发现重新思考的依据。

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序曲，本文在此概括一下西方学者对《三星堆祭祀坑》初读后的一些初步反响。其中所涉及的丰富资料可用来与先前欧洲、北美洲及澳洲等地学者们对于三星堆的论文做一比较，这些论文也同样收录在本书之中。首先就让笔者先简略地介绍这些论文的特点。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贝格莱（Robert W. Bagley）教授是第一位在学术期刊上介绍三星堆发现的西方作者，他同时也提到这些发现对于了解中国青铜时代新纪元的重要性^⑤。在他 1988 年的第一篇文章中，当时只有一号坑的发掘简报可供使用，但贝格莱仍尽力地从新闻媒体及通俗杂志中搜集到了关于二号坑的资讯。为此，这篇文章仍然强有力及精练地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他认为三星堆的出土文物年代相当于安阳时期，但其性质和组合并不属于商文化。二号坑的发掘简报出版后，贝格莱在第二篇文章中重新论述及强调了这些论点^⑥。在其后的文章中，他在整个中国南方青铜制作传统体系中广泛地讨论了三星堆的发现及他们与商周的关系^⑦。莫基于仔细与严密的风格分析并避开其他非基于视觉上的证据，贝格莱的论文代表了西方 20 世纪艺术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除了贝格莱的第二篇文章外，还有两篇关于三星堆的英文著作发表于 1990 年：一篇是澳洲国立大学的巴纳（Noel Barnard）教授^⑧，另一篇则是由匹兹堡大学的葛岩（Ge Yan）与林嘉琳（Katheryn M. Linduff）教授合著^⑨。葛岩与林嘉琳的文章是对出土文物进行简要及通论性的介绍，它主要莫基于中

国学者的研究。相反地，巴纳的文章带有尝试性且充满个人风格，他试图做出独立分析而不只是前人研究的摘要。例如巴纳主张三星堆的青铜像在风格上与东周楚的艺术有关，因此其定年可能不早于秦人入住四川（公元前 317 年）。姑且不论这些观点是否正确，由原创性来看，这篇文章作为第一篇被翻译成中文的西方学者关于三星堆的著作是非常合适的。

在 1995 到 1996 年之间，科隆（Köln）东亚艺术博物馆前馆长 Roger Goepper 教授筹划了一个盛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其间历经德国、瑞士、英国及丹麦。这是第一次三星堆文物在西方国家展出，其造成的轰动是可以预料的。这次展览有两本展览图录，出版于德国的图录是由 Goepper 所编，另一本较为简明的英文版图录则为牛津大学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所编。Goepper 亲自为三星堆的文物写图录解说^⑩。在序言中，为了与其后赵殿增所写讨论三星堆的文章相衔接^⑪，Goepper 概括但非不加批评地摘要了当时已出版的各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些陈述的观点与 Goepper 展览的目的相结合，也就是追寻中国艺术及宗教人像的早期历史^⑫。

罗森在图录的另一个版本中放弃了“人与神”的主题。她将赵殿增的文章置于附录^⑬，在前言中则写入她自己对三星堆出土文物的观点^⑭。她的图录采用 Goepper 的解说，有时直接否定 Goepper 的解说，但并不每次注明她所讨论的对象^⑮。将两本图录并列且逐条对照其解说是件有趣的事。罗森的图录中是对于三星堆较为切题的展现，同时也较 Goepper 的图录有整体性。罗森对于三星堆的历史定位与两个坑中出土文物的功能

的整体评估与贝格莱相近，但她加入了一些对于出土文物在单独及整体性的美学观察。

1999年到2000年间，在美国华盛顿及其他地方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举办了一次宏大的考古文物展览。这个由堪萨斯市 Nelson - Atkins Museum 博物馆的杨晓能所筹办的展览是三星堆出土文物第一次在美国展出。展品涵盖了1995~1996年在欧洲所展出的藏品。相关的展品解说由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的 Robert L. Thorp 教授主笔；他的导读及图录解说文字优美、简明及清楚，综合了近年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及作者自身的观点^⑥。2001年在西雅图市有一个四川考古文物展览。这次展览的筹划者是西雅图艺术博物馆（Seattle Art Museum）的许杰先生，贝格莱教授为这次展览图录的主编^⑦，图录中的文章及展品解说则由数位学者合力写成。遗憾的是，其中关于三星堆的部分来不及在本书中收录。

最近一些西方学者已经开始着手与三星堆出土文物有关且牵涉学术定义的议题。1997年出版了两篇这样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收录在本书中。芝加哥大学巫鸿教授在他具有启发性的论文中，极有说服力地将芝加哥艺术馆中收藏的一件玉质雕像与四川三星堆文化出土的雕像相结合，并将眼睛或缺少眼睛的特色在古代仪式艺术中理论化^⑧。巫鸿的文章体现了三星堆艺术的一个重要层面并开启了新的研究方向。与之相反，巴黎第四大学（Université de Paris IV）的 Flora Blanchon 教授将三星堆铜面具与世界其他地方的面具作比较的研究，则显得缺少资料及前后矛盾^⑨，本书未收之。

笔者过去未曾发表过关于三星堆出土文物的文章，然而此丛书的主编说服笔者将过去一篇关于四川地区青铜时代晚期的旧文收录在本书之中，这就是关于西周时期彭县竹瓦街青铜器的论文^②。如下所述，竹瓦街的青铜器组合可能代表三星堆后期传统在当地的若干遗留。因为四川地区的青铜文化序列仍在建立的过程中，笔者对于器物所反映的发展持续性的看法只不过是初步性的，我们期待未来的发现能让我们更深入这方面的议题。

下文将基于《三星堆祭祀坑》一书出版的资料，提出一些概要性的讨论。这些讨论以与上述西方学者对话的形式来体现。笔者对于以中文发表的著作阅读不够全面，要将中国学者对于三星堆的异常丰富的著作毫无遗漏地熟读，在今日恐怕是一个无法达成的目标，而在《三星堆祭祀坑》出版后，某些已过时的文章也无再阅读的必要时。无论如何，大部分中文著作的主要观点都已在本书所收录的文章中有所反映。而这些观点也已完整地收录在本丛书的其他分册中。

注释：

①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广汉县文化局：《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0期第1~15页。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广汉县文化局：《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第1~20页。

②初步书目可见屈小强、李殿元及段渝编《三星堆文化》，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例如《中国文物精华》（1990），北京，文物出版社，第30~34页；《巴蜀青铜器》（巴蜀文化瑰宝系列一）成都及澳门，成都出版社及紫云斋出版，1991年，第248~261页；《中国青铜器全集·巴蜀》（第13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图版1~48、51~64、66~68、86~90、126~27；Roger Goepper ed, *Das alte China: Menschen und Götter im Reich der Mitte*, Essen: Kulturstiftung Ruhr, 1995年，图版37~50；Jessica Rawson ed, *Mysteries of Ancient China: New Discoveries from the Early Dynasties*, London: British Museum, and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96年，图版22~35；《中国文物精华（1997）》，北京，文物出版社，图版41；《三星堆：中国5000年の谜——狂昇の假面王国》，东京等地，世田谷美术馆等，朝日新闻社，1998年。

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⑤Robert W. Bagley, *Sacrificial Pits of the Shang Period at Sanxingdui in Guanghan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Arts Asiatiques* 43 (1988), pp. 78 - 86, 见本书第二部分第一篇。以下对本文或其他收录于本书的文章皆以原出处为准。

⑥Robert W. Bagley, *A Shang City in Sichuan Province*, *Oriental Art* 21.11 (1990), pp. 52 - 67, 见本书第二部分第二篇。贝格莱教授尽管仍然维持此文中的观点，但他现在对所选择的标题感到后悔；他不认为三星堆是一座“商城”，同时将它的地点以今日的省份范围定位是过时的做法（2000年2月，与贝格莱教授个人通讯）。以他的精神来说，将标题改为“成都平原的一座青铜时代城市”较为正确。

⑦本书包括 Robert W. Bagley, *Changjiang Bronzes and Shang Archaeology*, 《1991年中国艺术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古物（上）》（*Proceedings, Interna-*

tional Colloquium on Chinese Art History, 1991: Antiquities, Part 1)》，台北，故宫博物院 1992 年，209 ~ 254 页，一文中的相关部分；也见 Robert W. Bagley, Shang Archaeolog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Michael Loewe 及 Edward L. Shaughnessy 主编，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24 - 231。

⑧Noel Barnard, Some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Kuang-han Pit - burial Bronzes and Other Artifacts, *Beiträge zur Allgemeinen und Vergleichenden Archäologie* 9 - 10 (1990), pp.249 ~ 279。本文最早在 1988 年澳洲 Kioloa 所举行的古代中国及东南亚青铜文化会议上发表。中文翻译原见于《南方民族考古》第五期，1992 年，第 25 ~ 66 页，收入本书第二部分第五篇。

⑨Ge Yan 及 Kathryn M. Linduff, Sanxingdui: A new Bronze Age site in southwest China, 《Antiquity》64 (1990): 505 - 513; 见本书第二部分第三篇。中文翻译见《四川文物》1991 年第 6 期，第 71 ~ 77 页。

⑩Roger Goepper 编 *Das alte China: Menschen und Götter im Reich der Mitte* 1995: 248 - 78; 见本书第二部分第六篇。

⑪Zhao Dianzeng, Mittler zwischen Himmel und Erde: Die Funde von Sanxingdui, *Das alte China: Menschen und Götter im Reich der Mitte*, Roger Goepper 编。本文与作者其他三星堆导论的文章相似（如赵殿增：《近年巴蜀文化考古综述》，《四川文物》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 年，第 3 ~ 10 页，及《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 年，第 3 ~ 12 页），因此未收入本书中。

⑫这个议题在罗泰 Review of Goepper (ed.) 1995 and Rawson (ed.) 1996, *Artibus Asiae* 57.3/4 (1997), pp.351 ~ 362 一文中讨论过。

⑬Zhao Dianzeng, The Sacrificial Pits at Sanxingdui, *Mysteries of Ancient China: New Discoveries from the Early Dynasties*, London: British Museum, and